乾隆歷城縣志

歷城縣志卷第十五

古蹟考二

亭館一

古之亭館多設於賓客宿止之地所以時覲望節勞逸也縣饒山水之勝於亭館為宜而歷代詞人題咏尤盛元裕之謂昔承平之日濟南樓觀天下莫與比今歷考魏齊以來固不獨金為然也

漢

頰亭

菅縣有頰亭 後漢書地理志注

歷城縣賴亭在府東近章邱縣界方輿紀要

按風俗通漢家因秦十里一亭賴亭蓋秦漢閒亭也左傳哀十年晉趙鞅伐齊取犂及轅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方輿紀要以為即後漢志注管縣之賴亭在歷城東界杜預注左傳云高唐在祝阿縣西北犂一名隰濟南西有隰陰縣祝阿縣西有轅城其地皆在今歷城縣西漢管縣在今章卯賴亭在歷城東界則管西界也至章卯曾名高唐乃高齊天保七年所置非古之高唐矣

元魏

大明湖客亭

濼水北為大明湖西即大明寺寺東北兩面側湖此水便成淨池也池上有客亭左右楸桐負日俯仰目對魚鳥極水木明瑟可謂濠梁之性物我無違矣水經注

詳水經注則大明湖亦源於濼城西五龍潭側古有北渚亭豈池亭遺跡耶齊乘

按齊乘又曰水經注濼水北為大明湖西有大明寺水成淨池池上有亭即北渚也今名五龍潭潭上五龍錒亭則廢矣考北渚之名始見於杜詩杜

詩曰北渚凌清河下即曰海右此亭古則此亭即在北渚無疑齊乘所謂古有北渚亭疑即唐之歷下亭與宋北渚亭之在城上者無涉也然齊乘又曰湖上舊有水西亭環波亭並見南豐子由諸賢詩是以元魏時城西之大明湖與宋以後城内之大明湖混而為一也誤矣

使君林

歷城北有使君林魏正始中鄭公慤三伏之際每率賓僚避暑於此取大蓮葉置硯格上盛酒二升以簪刺葉令與柄通屈莖上輪囷如象鼻傳噏之名為碧

蒲杯歷下學之言酒味雜蓮氣香冷勝於水（酉陽雜俎）

高齊

房家園

歷城房家園齊博陵君豹之山池其中雜樹森竦泉石崇邃歷中祓禊之勝也曾有人折其一枝者公曰何爲傷吾鳳條自後人不敢復折公語參軍尹孝逸曰昔季倫金谷山泉何必踰此孝逸對曰曾詣洛西遊其故所彼此相方誠如明教孝逸常欲還鄴詞人餞宿於此逸爲詩曰風淪歷城水月倚華山樹時人以此兩句比謝靈運池塘十字焉（酉陽雜俎）

按古夫于亭雜録酉陽雜俎載北齊房君豹山池在濟南初不詳何許人按隋書房彥謙傳彥謙事伯父樂陵太守豹竭力四時珍果口弗先嘗乃知豹即彥謙之伯父元齡大父行也今考北齊書豹自有傳又考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房諶從慕容德南遷因居濟南豹為諶四世孫則豹固濟南人傳云清河人者北魏置東清河郡即今淄川地也以雜俎所載山池徵之豹必家於歷城近地今不敢定其為縣人姑以入僑寓傳又按世系表翼二子熊豹豹乃彥謙叔父隋書云伯父亦誤

唐

歷下亭

杜甫陪李北海宴歷下亭詩東藩駐皂蓋北渚凌清河海右此亭古濟南名士多自注時邑人蹇處士輩在坐雲山已發興玉佩仍當歌修竹不受暑交流空湧波蘊真愜所遇落日將如何貴賤俱物役從公難重過子美集

按歷下亭不知建於何時杜詩曰海右此亭古則不始於唐矣疑即水經注所謂池上客亭也水經注濼水北爲大明湖湖水並未入城則此亭非宋元以來城內之歷下亭故詩曰北渚凌清河即水

經注所謂濼水又北流注於濟曰交流空湧波即水經注所謂歷水與濼水會也唐去魏不遠以水經注所述水道考之杜詩猶隱隱相合若竟以宋以後城內之歷下亭當之失之遠矣辨詳見山水

又按子美八哀詩有云伊昔臨淄亭酒酣託末契重叙東都別朝陰改軒砌論文到崔蘇指盡流水逝近伏盈川雄末甘特進麗唐詩紀事注云前有陪李北海宴歷下亭詩則歷下亭又名臨淄亭考舊唐書齊州屬河南道貞觀七年置齊州都督府天寶元年改為臨淄郡五載改濟南郡又考少陵

年譜天寶四載在齊州正值改郡之時唐詩紀事

注即以臨淄亭爲歷下亭者以此

李員外新亭

杜詩原注時李之芳自尚書郎出齊州製此亭子美集

李邕登歷下古城員外孫新亭詩吾宗固神秀體物

寫謀長形制開古蹟曾冰延樂方太山雄地理巨壑

渺雲莊髙興泊煩促永懷淸典常含宏知四大出入

見三光負郭喜粳稻安時歌吉祥子美集

杜甫同李太守登歷下古城員外新亭詩新亭結構

罷隱見淸湖陰跡藉尊勢觀得氣寡海嶽深圖荷想自

昔遺堞感至今芳宴此時具衣縈千古心主稱壽尊客筵秩晏北林不阻遊雍興得叙梁甫吟同上

按新亭以兩公詩題考之當在城上隱見清湖陰原注云亭對鵲山湖水以北為陽南為陰故曰隱見清湖陰也注杜詩者乃曰亭南有湖失詩意矣

鵲山湖亭

杜甫暫如臨邑至鵲山湖亭奉懷李員外率爾成興詩野亭逼湖水歇馬高林間鼉吼風奔浪魚跳日映山暫遊阻詞伯卻望懷青關靄靄生雲霧惟應促駕還子美選集

下鵲山湖亭以詩意考之去城尚遠齊乘乃曰鵲山亭城北鵲山湖上少陵詩序登歷下員外新亭對鵲山湖者是也今㢘考李杜新亭詩題亭即在城上不得與湖亭混為一陸通志鵲山亭在城北鵲山湖上下載曾子固詩是以宋城上之鵲山亭為唐之鵲山湖亭也並誤

宋

仁風廳

仁風廳舊府治即今憲司前衙也其後靜化堂禹功堂芙蓉堂名士軒竹齋凝香齋水香亭采香亭芍藥

廳並見蘇曾諸公詩今即後堂有宋元祐名士軒碑

廳西古竹猶存芍藥尚餘數本齊乘

按水香亭疑在湖上別見於後

濟南藩司署後臨明湖西偏即曾子固集中所謂西湖也曾守郡日嘗作名士軒軒今入署中明時尚有古竹數竿芍藥一叢傳是宋故物香祖筆記

曾葉郡樓詩滿眼青山更上樓偶攜閒客此閒遊飛花不盡隨風起野水無邊帶雨流懷舊有情惟社燕忘機相得更沙鷗黃金騕馬皆塵土莫嘶當歡酒百

元豐類稿

郡齋即事詩二首盡戟森門寵護嚴從來田舍一莊
翁囷倉穰穰逢康歲閭里恂恂有古風嗣氏宿茲投
海外伏生新學始山東時大哉周高投海島而學校講說尚書依然自
昔興王地長在南陽佳氣中
淄城山色長浮黛繞舍泉聲不受塵四境帶牛無事
日雨衙封印自蘇身白羊酒熟初看雪黃杏花開欲
探春總是濟南為郡樂更將詩興屬何人
仁風廳詩凜凜風生寄此堂塵埃消盡與何長朱紘
鼓鼙逝千戟白羽吹揚歛一方已散浮雲滄海上更
飛霖雨泰山旁誰知範物心焦日獨對松筠四坐涼

靜化堂詩修篁𣟗𣟗背成陰行盡松篁一徑深好鳥自飛還自下白雲無事亦無心客來但飲平陽酒銜退常攜靖節琴世路人情方擾擾一遊須抵萬黃金

凝香齋詩每覺西齋景最幽不知官是古諸侯一尊風月身無事千里耕桑歲有秋雲水醒心鳴好鳥玉沙清耳漱寒流沉煙細細臨黃卷疑在香爐最上頭

芍藥廳詩小碧闌干四月天露紅煙紫不勝妍肯為雲住陽臺女恐逐風飛石室仙淆外送歸情放蕩省中番直勢拘攣何如蕭灑山城守淺酌清吟濟水邊

以上俱南豐類稿

孔平仲靜化堂詩四境靜山川一枕冊風月野水抱城幽青天垂木末

竹齋詩淅淅風敲韵亭亭日轉陰公應喜來此相得歲寒心

凝香齋詩東郡經年久西齋一事無蕭然靜相對惟有博山爐集三孔

按宋史孔武仲傳嘗教授齊州平仲傳不言官於齊則諸詩必武仲之作今三孔文集俱列於平仲集中姑從之

蘇轍寄孔武仲詩濟南舊遊中好學惟君爾君居面

南麓泗湧岡巒起我來輒解帶簷下炙背聽煎茶食
梨栗肴君誦書史君歸苦忩卒窗户日摧毀遷居就
清曠改築當前址開此衍道植繞壁見題字雲山徧
依然簿領輒隨至思君猶未忘滿秋行自盡爾來鉅
野溢流潦壓城壘池塘漫不知亭榭日傾圮官吏困
堤障麻鞋汙泥滓別來能幾何陵谷既遷徙它日重
相逢衰顏應不記 樂城集

黃庭堅伯氏到濟南寄詩頗言太守居有湖山之勝
同韵和詩西來黃犬傳佳句知是陸機思陸雲歷下
樓臺追把酒舅家賓客厭論文山椒欲雨好雲氣湖

面逆風生水紋想得爭標飛鳥上行人不見只聽聞

山谷集

同世弼韻作寄伯氏在濟南兼呈六舅祠部學士詩

山光掃黛水挼藍聞說樽前愜笑談伯氏清修如舅氏濟南蕭灑似江南娶陪風月乾吟筆不解笙簧醉舞衫只恐使君乘傳去拾遺今日是前銜同上

睡鄉閣

晁无咎睡鄉閣記睡鄉之境蓋與齊州接而齊州之民無知者其政甚淳其俗甚均其土平或廣大無東西南北其人安恬舒適無疾痛札癘昏然不生七情

茫然不交萬事蕩然不知天地日月不絲不穀佚臥而自足不舟不車極意而遠遊冬而絺夏而纊不知其有寒暑得而悲失而喜不知其有利害以為凡其所自見者皆妄也昔黃帝聞而樂之閒居齋心服形三月弗獲其治疲而睡蓋至鄉既寤厭其國之多事也召二臣而告之凡二十有八年而天下大治如睡鄉焉降及堯舜無為世以為睡鄉之俗也禹湯股無胈脛無毛翦爪為牲以救天災不暇與睡鄉往來武王始克商還周自夜不寢曰吾未定大業周公夜以繼日坐以待旦為王作禮樂伐鼓叩鐘雞人號於右

則睎鄉之逸微娄甞矣其孫穆王慕黃帝之事因西方化人而神遊焉騰虛空飛雲霧卒莫覩所謂睎鄉也至孔子時有宰予者亦奇其學而遊焉不得其塗大迷謬而返戰國秦漢之君悲秋傷生內窮於長夜之飲外累於攻戰之具於是睎鄉始邱墟矣而蒙漆園吏莊周者知過之化為蝴蝶翩翩其間蒙人弗覺也其後山人處士之慕道者猶往往而至至則囂然樂而忘歸或以為之徒云嗟夫余也幼而行勤長而競時卒不能革豈不迂哉將因斯人之問津也故記之

雞肋集

申申堂

祖無擇申申堂記申申堂者所以備燕息也無擇官於齊之六月郡政之暇思得賓客之有道者與之書而學政焉乃度地作堂以延賓客得隙地於寢室之後遂樹垣作限而構堂焉制不侈大亦不堊飾俯砌鑿二方池導田泉水以灌其中西岸植雜花果樹附以怪石植藕於池池之東舊有竹數本又徙數十本益之成叢既而賓客每至則引於此著古今之治亂評人物之是非有不學古而能通時事者亦見之以諮詢其利病焉或公退客去惟看書賦詩以為燕息

之事若夫坐於堂上則有迷茶在目出泉入耳時時觀魚之洄閒鳥之嚶竊感魚鳥之樂幾動林壑之戀此其宴息之趣也居是官十有九月天子有詔仰三十日而後歸朝惜夫將去此也因書其始作且誌其物或曰子名燕息之堂曰申申非取孔子燕居之義乎無擇對曰然昔不云乎惟狂克念作聖若無擇其不為狂者耶斯亦克念矣恐後來君子未之知我以茲為過故以其説附諸來定元年夏五月二十有五日記焕斗集

戯別申申堂詩翠栁和烟籠碧沼紅芳如火照諸階

主公欲去寧無戀倚翠偎紅屬後人同上

歷下亭

晁補之北渚亭賦序曰多大木歷下亭又其最高處也衆皆南望不知其有山呂祖謙宋文鑑

按賦中又有瞰歷下之岧嶤云云皆謂歷下亭亦居高處而終不如北渚亭之尤可望遠然以濟南行記及齊乘所載則宋歷下亭自在湖上既非唐之舊亦與今不同金元明以來大約相近故今彙敘於此而唐及今之歷下亭則別見以其非一地故也但詳考濟南行記及齊乘所述亦各有誤辨

詳後

元好問濟南行記予兒時從先隴城府君官掖縣嘗過濟南然但能憶其大城府而已長大來聞人談此州風物之美游觀之富每以不得一遊爲恨歲乙未秋七月予來河朔者三年矣始以故人李君輔之故而得一至焉因次第二十日間所遊歷爲行記一篇傳之好事者初至齊河約杜仲梁俱東並道諸山南與泰山接是日以陰晦不克見至濟南輔之與同官權國器置酒歷下亭故基此亭在府宅之後自周齊以來有之旁近有亭曰環波鵲山北渚嵐漪水香水

西凝波狎鷗臺與橋同曰百花芙蓉堂曰静化軒曰名士水西亭之下湖曰大明湖其源出於舜泉其大占府城三之一秋荷方盛紅綠如繡令人渺然有吳兒洲渚之想大概承平時濟南樓觀天下莫與爲比喪亂二十年唯有荆榛瓦礫而已正如南都隆德故宫類圯百年淵溪草樹有荒寒古澹之趣雖高甍畫棟無復其舊而天巧具在不待外飾而後奇也遺山集

歷下亭府城驛邸内歷山臺上西山背湖實爲勝絶

少陵有陪李北海宴歷下亭詩齊乘

按元歷下亭于欽謂在歷山臺上與晁補之北渚

亭賦序所述歷下亭相合故疑宋元之歷下亭遺址如是乃元好問謂郎周齊以來之亭于欽復實以少陵陪李北海宴歷下亭詩皆不可信蓋杜詩所謂此亭即水經注之池上客亭其時城尚小於元和十五年以後之城遠甚諸水皆在城外亭亦在城外無疑至今之歷下亭則與諸書所載又不合蓋已非宋元以來之舊而相習以為即唐之歷下亭則更誤矣

李裕遊明湖記衛南岸至歷下環波水香三亭亭瞰湖濱宋曾子固知齊州重建今逕圮基存余與拱宸

輩深嘆古人之樂事無一人繼而新之者岳通志

黄庭堅次韻寄李六弟濟南郡城橋亭之詩客心如頭垢日欲掻千篦閒人說江南喜氣吐晴霓伏枕夢歸路手規吟翠微濟南似江南舊見今不疑洗心欲成游王事相奪移駑馬戀棧豆豈能辭縶維本無封侯骨見事又重遲徒能多嗜酒大腹如鴟夷唯思一漁舟截網撗渺瀰橋背歷下亭木欄轉清溪春風吹桃李三月自成蹊翠葉張日幄紅英鋪地衣此中有佳興不醉定自非況當郡政成野饗麥兩岐與民同觀游永夜不閉扉女牆上金樞天如青琉璃想子采

下歸馬倪生翫蜥山谷集

馬定國登歷下亭有感詩男子當為四海遊又攜書劍客東州烟横北渚芰荷晚木落南山鴻雁秋富國桑麻連魯甸用兵形勢接營邱傷哉不見桓公業千古繞城空水流四朝詩選

按金史文藝傳定國字子卿茌平人偽齊阜昌初遊歷下以詩撼豫授監察御史仕至翰林學士

元好問歷下亭懷古分韻得南字詩東秦富佳境北渚擅名談茲遊亦已久纔得了二三南山壓城頭十里奎與函洑流出地底城隅滿泓渟金絲弄晴光玉

玦嚮空嵌清漣通畫舫秀木深雲籠華峯水中央鬱
鬱推烟嵐荷華望不極綠淨紛紅酣毒熱非山陽畢
濕無江南承平十萬户他州隔仙凡刼火土一卯樹
老草不芟巧盡露天質到眼皆奇探千年歷下亭規
模見覃覃懷賢成獨咏勝賞何繇參遺山集
龔葯首夏校書歷下亭詩獨抱遺經兩鬢星半生蹤
跡等浮萍晴川的的青遮渚夜雨蕭蕭歷下亭想卿詩集
施閏章尋歷下亭舊址詩荒亭更百戰往迹皆逝波
古人不可見來者自為歌檗纓聊盤濯杖策重經過
一城半湖渚清風生芰荷耡草酌我酒數杯顏已酡

人生日苦短流水一何多無山余

北渚亭

濟南行記凡北北渚亭所見西北孤峯五曰匡山齊河路出其下世傳李白嘗讀書於此曰粟山曰藥山以陽起石得名曰鵲山山之民有云每歲七八月烏鵲翠集其上亦有一山皆曰鵲時此山之所以得名與曰華不注太白詩云昔歲遊歷下登華不注峯玆山何峻秀青翠如芙蓉此正華峯寫照詩也大明湖由北水門出與濟水合瀰漫無際遙望此山如在水中蓋歷下城絕勝處也華峯之東有卧牛山正東百五

十里鄉平之南有長白山范文正公學舍在焉故又謂之發堂嶺南十里有南北兩妙山兩山之間有閔子騫墓西南大佛頭嶺下有寺千佛山之西有函山長二十里山有九十谷泰山之北麓也泰山去城百里而近特為函山所礙天晴登北渚則隱隱見之歷山去城四五里許山有硎云其山修廣出材不匱今但蕩然一邱耳西南少斷有爍山由南山而東則連亘千里與海山通矣通山集

晁補之北渚亭賦并敘北渚亭熙寧五年集賢校理南豐曾侯鞏守齊之所作也蓋取杜甫宴歷下亭詩

以名之所謂東藩駐阜蓋北渚凌清河者也風雨廢久州人思侯猶能道之後二十一年而秘閣校理南陽晁補之來乘守乏侯於補之丈人行辱出其後訪其遺文故事僅有存者而圃多大木歷下亭又其最高處也舉首南望不知其有山嘗登所謂北渚之址則羣峯屹然列於林上城郭井閭皆在其下陂湖迤邐川原極望因太息語客想見侯經始之意曠然可喜非特登東山小魯而已廼撤池南葦間壞亭徙而復之請記其事補之曰賦可也作北渚亭賦其詞曰登爽邱之故墟兮睇岱宗之獨立根穹礴而維坤兮

支扶疎而走隰跆琅邪與距野兮梁清濟而北出前淡漫而將屯兮後排帷其相襲坯者邑者嶧者垣者嶨者嗷者者障魯屏齊曰惟歷山或腑附之其拱環迎勢壓絕而脉泄兮萬源發於其間谷射沙出浸滲溓濊瀸濟汩泌澎鼻渤滴怒濺起而成川經營一國其利汾滄防為并沼壅為碓磑得平而肆迴洸漾而滂沛經民閭而貫府舍兮瀦為池之千畝惟守之居面巖背田邀闤闠之遺址兮肇嘉名乎北渚悲經始之幾何兮牛羊牧而守藪非境勝之為難兮善擇勝之為難嘗試覜夫其圃千章之荻合抱之材立而成阡

跡歷下之形兆望南山之分類修幹大枝出樹造天
巍砠岫之嶶衢乍髣髴其雲烟思仙人之樓居尚輕
舉而高飛盍駕言其北遊登斯渚而盤桓罔巒忽其
翔舞荻楊眇以如箸撫千里於一眴收城郭于瑣堵
其下陂湖汗漫葭蘆無畔菱荷荇藻蘅荃杜芷衆物
居之浩若烟海歲秋八月草木始衰乃命儔侶觀魚
其雁鳴根四合方州順涯鱨鯉窘乎深塘兮鴻雁起
於中泜復有桂舫蘭枻浮游其中榜歌流唱自西徂
東纖餌投隈微鱗挂穿客頳而嬉傾盂倒鍾明月出
於缺嶺夕陽眇其微紅天耿耿而益高夜寥寥其方

中駭河漢之衝波披海岱之冷風恐此樂之難留兮願乘槎乎星渚挾韓終與偓佺兮采芝英乎琁圃庶忘老而遺死兮路漫漫其修阻於是酒酣太息中座語客曰自昔太公奄有此邦是征五侯桓公用之擁狄尊周方其盛時山河十二號稱東秦臨菑遨樂中具五民秋田青邱實囿海濱而薛又其小邑也區區之賦食三千人其强孰與比哉覩華不注揭其孤巘虎牙傑立芙蓉菡萏尚想三週追奔執靮下車取飲僅以身免困責齊於蕭同尚和私乎紀甗而齊自是亦不競矣夸奪勢窮雖强必在事以日遷而山不改

則物之可樂固不可得而留也認而有之來不可持
所玩無過去何必悲此齊侯之所雪涕而晏子之所
竊嗤也今我與客論古人則知述爵有感而歔欷豈
不重惑也哉仕如行賈孰非逆旅託生理於四方固
朝秦而暮楚曾無必於一笑尚何知乎千古於是客
灑然喜再拜舉觴而前曰凡主人言理實易求而我
曠然已忘昔憂使客常滿使酒不空請壽主人如漢
孔公主人亦灑然喜受飲反觴執客之手而言曰詩
固有之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云胡不樂再
拜洗觴而酬客合然大笑雜肋集

曾鞏二月八日北城閒步詩土膏初動麥苗青飽食城頭信意行便起高亭臨北渚欲乘長日勸春耕南豐類稿

北渚亭詩四楹虛敞地無鄰斷送孤高與使君午夜坐臨滄海日半天吟看太山雲青徐氣接川原秀常碣風連草木薰莫笑一樽流連久下階塵土便紛紛同上

北渚亭雨中詩振衣已出塵土外卷箔更當風雨間泉聲漸落石溝澗雲氣迴壓金輿山寒沙漠漠鳥飛去野路悠悠人自還耕桑千里正無事況有樽酒聊

開顏 同上

蘇轍北渚亭詩西湖已過百花汀未厭相携上古城雲放連山瞻嶽麓雪消平野看春耕臨風舉酒千鍾盡步月吹笳十里聲猶恨雨中人不到風雲飄蕩恐神驚 欒城集

郝經使宋過濟南宴北渚亭詩往年游宴渚亭高秋霜落波光清今年持節又來宴菱葉荷花香半城城南倒挿泰山脚城北沉涵海氣横周圍畫浸樓臺影魚鳥慣聞簫鼓聲錦筵流出珍珠冷花底漂搖碎光炯名泉多在府第中綃簾深掩臙脂井排波委濤

到北渚匯蓄涵渟數十頃紅橋桁柳平分破石甃雲莊入烟暝濟南名士多老成行甚突兀皆名卿尊中正有李北海坐上寧無杜少陵郾頭臘甕滿船來歌舞要送行人行江南風景已不殊渚亭即是西湖亭

四湖詩選

按香祖筆記曰吾郡遺文惟晁無咎北渚亭賦最為瑰麗有淮南小山之遺風今水面亭歷下亭皆在明湖之南而湖北水關之西有小園傳為北渚亭故址尚有古屋數椽修竹數十竿其地瀕湖背城絕無高明爽塏之觀不知予固所擬無咎所賦

果此地否因讀雞肋集而識之俟訪諸故老今歷
考宋諸人詩賦亭址故最高或即在城上濟南行
記謂天晴登北渚則隱隱見泰山又曰由南山而
東則連亘千里與海山通矣皆登北渚亭所見也
與曾蘇晁所述皆合自明以來遂就蕪沒今湖北
唯北極臺最高未知即其遺址否然遺文具在水
關小圃諸處固不得冒北渚之名也香祖筆記又
云據蘇穎濱北渚亭詩在北城之上無疑當以此
說為定

百花堤

曾翠百花堤詩如玉水中沙誰為北湖路久翳荒草根未承青霞步我為發其枉修營極幽趣曼直而砥平驊騮可馳蕎周以百花林繁香淡清露明以綠楊陰芳風轉朝暮飛梁泥太虛嶢掤躡烟霧直通高城藐海岱歸指顧為州之長材幸歲足秔稌與粱飽而嬉陶然無外慕南豐類稿

按百花堤即登北渚亭之徑所謂嶢掤躡烟霧疑即北渚亭也子由北渚亭詩曰西湖已過百花汀未厭相携上古城尤其明證百花臺百花橋百花洲之名皆由此始

百花臺百花洲上州采

曾鞏百花臺詩烟波與客同尊酒風月全家上釆舟莫問臺前花遠近試看何似武陵遊南豐類稿

按百花臺名南豐集本因堤而名詳公詩意謂登舟可以望臺畔之花也舊志曰在百花橋下是為近之又曰在城南則與詩意不協矣

鵲山亭

曾鞏鵲山亭詩大亭孤起壓城巔屋角峩峩插紫烟濼水飛綃來野岸鵲山浮黛入晴天少陵騷雅今誰和東海風流世謾傳太守自吟還自笑歸時來月尚

留連南豐類稿

蘇轍鵲山亭詩築臺臨水巧安排萬象軒昂發瘞埋南嶺崩騰來不盡北山斷續意尤佳平時戰伐皆荒草永日登臨慰病懷更欲留詩題素壁坐中誰與少陵儕欒城集

孔平仲鵲山亭詩老杜詩猶在重華事已無千秋臨谷變終起鵲山湖三孔集

黃庭堅寄李德叟詩欲知鵲山亭李杜發佳思淵年聽傳誇登覽通夢寐遙憐坐清嘯落筆富新製尚困賓客集遲酒使我醉山谷集

按宋鵲山亭非唐之鵲山湖亭也蘇轍詩可見山谷乃遥寄之作故詩意尚似以鵲山亭即爲

湖亭

水香亭在歷下亭旁今廢陸通志

曾鞏水香亭詩臨池飛構鬱岩嶤檻檻無風影自摇翠玉過林抽翠竹雙虹垂岸跨平橋頻依美藻魚爭餌清見寒沙水濺桃莫問荷花開幾曲但知行處盡香飄南豐類稿

按古歡春齋記云水香亭乃唐杜叔李邕處有詩云云舊志因之考唐書邕傳天寶初爲汲郡北海

二大字五載始聯事務於刑獄之羅布爽馳往就郡決殺之必北海郡也不得在濟南杜子美陪晏歷下亭詩乃一時邂逅之作故云東藩駐皂蓋又云貴賤俱物役也舊志或因此而誤又入哀詩有云坡陀青州血則邕之死不在濟南明矣且水香亭之名始見於南豐集亦唐時所未有也

環波亭

曾鞏環波亭詩水心還有拂雲堆日日應須把酒杯楊柳巧含烟景合芙蓉爭帶露花開城頭山色相圍出簷底波聲四面來誰信瀛洲未歸去兩州俱得小

蓬萊 南豐類稿

雨後環波亭次韻四首候月已知星好雨卜年方喜夢維魚從今撥置庭中事最喜西軒睡枕書 次李秀才得魚字韻

荷芰東西魚映葉樵舟朝暮客乘風清泉雨後分毛髮何必南湖是鏡中 次縮得風字韻

黃蜀葵開收宿雨紫桑椹熟囀新禽看花弄水非無事猶勝紛紛別用心 次維得禽字韻

丹杏一番收美實綠荷無數放新花西湖雨後清心目坐到城頭泊暝鴉 次綜得花字韻 上同

蘇轍環波亭詩南山迤邐入南塘北渚參差枕北牆過盡綠荷橋斷處忽逢朱檻水中央鳧鷖聚散湖光淨魚鼈浮沉瓦影涼清境不知三伏熱病身唯要一藤牀欒城集

按宋環波亭在湖中陸通志以為明府學後之環碧亭即其故址與曾蘇之詩不合

閱武堂在城內見齊乘

曾鞏閱武堂詩五朝環治歸皇極萬里車書共太平胡馬不窺光祿塞漢家當隸羽林兵柳閑自詫投壺樂粲下方安佩犢行高枕四封無一事腐儒何幸得

專城 南豐類稿

閱武堂下新渠詩方渠新鑿北林開流水遥經畫閣來洗耳厭聞誇勢利濯纓羞去傍塵埃不憂待月供詩筆已欲看花泛酒杯郤憶虎溪橋上過夜凉臨砌尚徘徊 同上

孔平仲閱武堂詩開拓乾坤遠歡娛歲月深堂前猶覩武自是太平心 三孔集

歷山堂濼源堂舊在趵突泉上北曰歷山南曰濼源南豐知齊州日建此以館客有齊州二堂記皆發 齊乘

曾鞏齊州二堂記齊濱濼水而初無使客之館使客

至則長發民調材木為舍以寓去則撤之旣費且陋乃為徙官之廢屋為二堂於濼水之上以舍客因考其山川而名之蓋史記五帝紀謂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鄭康成釋歷山在河東雷澤在濟陰負夏衛地皇甫謐釋壽丘在魯東門之北河濱濟陰定陶西南陶丘亭是也以予考之耕稼陶漁皆舜之初宜同時則其地不宜相遠二家所釋雷澤河濱壽丘負夏皆在魯衛之閒地相望則歷山不宜獨在河東也孟子又謂舜東夷之人則陶漁在濟陰作什器在魯東門就時在衛耕歷山在齊

皆東方之地合於孟子按圖記皆謂禹貢所稱雷首山在河東嬀水出焉而此山有九號歷山其一號也予觀虞書及五帝紀蓋舜娶堯之二女乃居嬀汭則耕歷山蓋不同時而地亦當異世之好事者乃因嬀水出於雷首遷就附益謂歷山為雷首之別號不考其實矣縣是言之則圖記皆謂齊之南山為歷山舜所耕處故其城名歷城為信然也今濼上之北堂其南則歷山也故名之曰歷山之堂按圖泰山之北與齊之東南諸谷之水西北匯於黑水之灣又西北匯於柏崖之灣而至於渴馬之崖蓋水之來也衆其北

折而西也悍疾尤甚及至於崖下則泊然而止而自
崖以北至於歷城之西蓋五十里而有泉湧出高或
至數尺其旁之人名之曰趵突之泉齊人皆謂嘗有
棄糠於黑水之灣者而見之於此蓋泉自渴馬之崖
潛流地中而至此復出也趵突之泉冬溫泉旁之蔬
甲經冬嘗榮故又謂之溫泉其注而北則謂之濼水
達於清河以入於海舟之通於濟者皆於是乎出也
齊多甘泉冠於天下其顯名者以十數而色味皆同
以予驗之蓋皆濼水之旁出者也濼水嘗見於春秋
魯桓公十有八年公及齊侯會於濼杜預釋在歷城

西北入濟濟水自王莽時不能被河南而濼水之所入者清河也預蓋失之今濼上之南堂其西南則濼水之所出也故名之曰濼源之堂夫理使客之館而辨其山川者皆太守之事也故為之識使此邦之人尚有考也熙寧六年二月己丑記南豐類稿

檻泉亭

東坡與李公擇會濟南劉詔家寫枯木一枝題名檻泉亭壁詔刻石安遇堂歷城縣志

趙抃寄題劉詔寺丞檻泉亭詩泉名從古冠齊邱獨占溪心湧不休深似蜀都分海眼勢如吳分起潮頭

連宵故浪搖明月當著迎風作素秋亭上主人留我語只將渠事指浮漚（趙清獻公集）

蘇轍和孔武仲濟南四詠檻泉亭詩連山帶郭走平川伏澗潛流發涌泉洶洶秋聲明月夜蓬蓬曉氣欲晴天誰家鵞鴨橫波去日暮牛羊飲道邊滓穢未能妨潔淨孤亭每到一依然（欒城集）

按灤源一名檻泉意其時泉為劉詔園亭中物

徐正權溪亭

蘇轍過徐正權秀才城西溪亭詩竹林分徑水通渠正與幽人作隱居溪上路窮惟畫舫城中客至有肩

魚東來只為林泉好野外從教簿領疎不識徂徠石夫子兼因女婿覓遺書自注徐生石介女壻也欒城集按子由龍川畧志云予為齊州從事有舉子徐遁者石守道之壻也少嘗學醫療病有精思則正權即遁也據歐陽公徂徠先生墓銘遁為先生門人意遁之於先生如李漢之於昌黎乎子由復有次韻徐正權謝示閔子廟記及惠紙詩云西溪秋思自盈牋恭府拘愁學久捐記廟終慙無好句酬墳猶喜有前篇自注云先生作祭閔子文屏除筆硯正良計竊寄交遊畏妄傳吳紙贈君君莫怪耕耘廢罷有閑田

詳此則近之文學必有足稱者不獨精於醫也

鳴玉亭

祖無擇張寺丞鳴玉亭書事詩為憐瀟洒近城闉來往何曾問主人列岫晚簷雲鬱鬱流泉清淨石粼粼陸機詩就伏招隱班固文成正答賓愁見西風日將暮却驅羸馬入埃塵煥斗集

金

翡竹園登州泉望水泉泉在園內見齊乘

勝槩樓在趵突泉西金人建樓亦壯麗近亦為水所壞齊乘

趙孟頫勝槩樓詩樓下聚泉雪浪驚樓前山色翠屏横登臨何必非吾土嘯傲聊因得此生簷外白雲來託宿梁間紫燕語關情濟南勝槩天下少試倚闌干眼自明 松雪集

元

張舍人園亭

濟南行記珍珠泉今為張舍人園亭二十年前吾希顏兄嘗有詩至泉上則知詩為工矣 遺山集

白雲樓

張養浩白雲樓賦吁其高哉兹樓之有如此今括苘

象於宏敞飛西阿於鴻冥初疑陽侯海府鞭出一老
蜃噴雲噀霧扶輿五色凝結而成形又疑大鵬九萬
失羊角踏茲勝境而不去兮翼栽翡鷁之烟雨背摩
霄漢之日星我來宣鬱一登眺兮衆山故為出奇秀
恍然身世遊仙庭澒㶁俯視睨四散耳根但聞風鐵
音泠泠上有浮雲容與卧蒼狗下有驚湍澎湃奔流
霆憶昔我公分符擁節尹東土聲名遐邇流芳馨脯
麟脍鳳羣賢此日方高宴不意有姦闖境闖城萬室
無一寧公乘疾傳出開上亂臣必討存諸經雄兵一
夕自天至縱餘渠帥獨典刑九重賜券且與盟帶礪

龍光浮動堂與庭惜余才疎生晚後機會不及奮筆為擬燕然銘雄心霸氣龍翰虎呇見無復空聞燕鵲鳴幽偈當時風景今盡掃惟有風光山色無年齡朱簾香歇桂花老金鋪色暗苔痕青長歌慷慨弔陳蹟風動彷彿來英靈忽然暮色自遠而至兮斷霞斜照互明滅詩成欲掃雲間屏貪徵興廢玩餘景須臾不覺一輪古月升東溟陸通志

按白雲樓在珍珠泉上考張起巖張宏行狀載李璮犯境宏與其祖濟南公告變京師詔諸王合必赤擊之而以宏為前導璮伏誅宏以功遷大都督

玩賦內憶昔分符挼御尹來士等語白雲樓蓋宏之樓也宏事在中統三年而養浩仁宗時始顯故曰惜余才踈生晚後機會耳宏子孫皆襲爵不應數十年間寥落如此蓋自宏已佑從來兀魯回河間戍一至濟南其子孫或不在此陸通志乃不詳緣起而謂在舊平都司宅齊音白雲樓詩遂專咏平安之事胥失之矣

又按白雲樓即遺山所謂張舍人園亭也舍人必榮之子姓至明初為都司署陳鎬記謂山東都司初在青州移建濟南面山帶泉頗據形勝成化初

剏造德藩府第徙西巷是也故陝通志謂樓在舊平都司宅但不宜綴以文忠之賦又沒無別白耳樓址後建元帝廟見尹恭簡元帝廟碑記後別建白雲亭於旁康熙間建龍章書院於此雍正初又改為龍神廟其地皆不相遠也

白雲樓在歷城縣都司西北元張養浩有賦後有白雲泉 大清一統志

天心水面亭

虞集天心水面亭記天歷三年春臣集臣洞臣九思得侍清閒之燕論山川形勝臣九思曰濟南山水似

江南殆或過之臣洞之居在大明湖上甕土水中而為亭可以周覽其勝名之曰天心水面亭可想見其處矣於是有勅臣集書其牓而記之臣集再拜稽首而言曰昔宋儒邵雍之詩曰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臣洞蓋取諸此臣聞雍之為道上達包羲至於帝堯周文孔子之盛其制作在皇極經世其性情寓於詩程顥氏之言曰就其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斯二言者非陰陽動靜之交乎按先天圖陽盡午中而姤生焉擬之為月窟陰盡子中而復生焉擬之為天根以月窟臨天心非陰陽之互交者乎巽之為卦

陰爲主於物爲風坎之爲卦陽爲主於物爲水以風之初而行乎水之上非動靜之始交者乎所謂一動一静之間矣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庶於此可見月到天心清之至也風來水面和之至也人心有絲毫物欲之蔽則無以爲清拂嬰於物則不能和流而忘返又和之過皆非其至也是以君子有感於清和之至而咏歌之陸通志

天心水面亭明建文時鐵鉉督糈軍於此大清一統志

虞集題李溉之學士湖上諸亭詩四首玉女乘烟霧松間來薜蘿飛行了無迹明月送空歌烟蘿境

金沙灘上日潭底見行雲秖有琴高鯉時時或作羣

金潭雲日

春水如天上秋潭見月中如何列禦寇猶欲待泠風

漪舟

湖深山影碧天淨月光空幸自無波浪蘋花謾晚風

秋水觀

三周華不注水影浸青天不上銀河去空明擊棹還

無倪舟 元詩選

張養浩過李溉之天心亭詩放眼乾坤獨倚闌古今如夢水南間南山也解留連客直送嵐光到坐閒 同上

宋褧中秋與呂仲實清話憶李溉之内翰詩大明湖上水涵天月色偏宜李謫仙應笑吾曹煞風景碧梧窗下對燈眠見香祖筆記

按虞集記曰壅土水中為亭則今湖岸之水面亭非故基也

超然樓在水面亭後元學士李泂建已卯燬舊志

·楊衍嗣超然樓詩近水亭臺草木欣朱樓百尺會波濆窗含東海蓬瀛雨檻俯南山岱嶽雲柳色荷香薰外度菱歌漁唱座中聞七橋烟月誰收却散入明湖已十分

魚樂樓

趙孟頫魚樂樓詩樓下南來水清泠百尺深菰蒲終夜響楊柳半谿陰日月驅人世江湖動客心向來歌舞妥達曉看橫參以上俱見舊志

雲莊在府城西北陸通志

雲莊張養浩致政時所居中有雲錦池雪香林挂月峯待鳳石遂閒堂處士菴綽然亭拙逸樂全九皐半仙五亭有記又有翠陰亭至今子孫猶能世其業舊志

張養浩我愛雲莊好詩三首我愛雲莊好柴門俗客稀行田攜撲帽坐樹蟻緣衣雲水一銅鏡霜林萬錦

樵東岡陂故在滸聘未全非元詩選

我愛雲莊好衡門晝寂然苔香花覆砌石潤竹通泉獨處蓬為室閒遊杖挂錢白頭鄉社裏未覺媿前賢

我愛雲莊好民風太古淳婦勤絲滿簍兒嬾硯凝塵秦系唐高士張融齊逸人只因疏散久每每忘冠巾

雲莊遣興自和詩二首中年才過即歸閒好在河汾屋數間病裏檢書多為藥老來忘世不因山翠翻平野禾抽穎錦耍深林筍脫斑莫恨韶光太相促若非衰莫詎能還

人云五十未宜閒我道彭籛亦夢閒五斗折腰慚作

縣一生開口愛談山荒村末蕃門先掩老樹才秋葉已斑只恐溪翁厭喧聒隔林遥喚野猿還

遂開堂詩去春卜新室余方忝朝聯室成余來歸似恐非偶然門庭頗幽邃花木仍清妍不欣崇柱石所喜遠市壥好山動相見流水近在前雖乏晉公勝差比揚雄賢有時萌侈心擬欲增數椽築為四小亭飾彼園與田一亭名拙逸一亭名樂全一亭名九皋一亭名半仙客來縱遊逸休息從安眠頤茲亦云易少綏良有緣物理忌太盛天道嫌驕圓般勤志諸壁留以需他年

遂朋堂獨坐和詩二首舉鮮飄酒有餘甘伴竹移
花不是貪世事灰殘心上火年光縣盡鬢邊藍地環
赤縣神州九人共山猿野鶴三六載卯園凡六召小
臣何德聖恩堪
世味寧同酒味甘野情不似宦情貪乘舟遠適誰如
范拍板高歌每羨藍追狗從能功第二卧龍竟使國
分三英雄事業無涯苦舉似高人一笑堪
綽然亭落成自和詩二首地僻門無長者車身閒不
遣子公書羣山侑坐人堪醉萬事忘懷世自疎碧玉
灔池新雨後綠雲滃徑落花餘憑誰喚起濂溪老聽

說窗前草不除

僮挾琴樽子御車丹崖到處總堪書白雲有志尋華表黄閣無心戀紵疏鼓舌為名憐李子舍身逐利笑陳餘自從投紱歸來後荊棘胸中自翦除

翠陰亭獨坐寄黄俊德經歷詩抗俗支塵力不任故園歸卧遂初心近山隱霧逶迤遠淺水涵天抑訝深有幸鷗盟君與我無情鶴夢古猶今年來酷愛香山老都把悠悠付醉吟

按公復有惜鶴十詩贈鶴友鶴病鶴醫鶴招鶴瘞鶴挽鶴夢鶴圖鶴憶鶴惜未能盡見今依元詩選

錄其序及詩四首以備雲莊裨事

惜鶴詩序鶴仙禽也由凡翼非其比恒不為世人所愛而愛之者往往皆山林中人蓋物以氣合理勢然也余嘗得其九者一豢之既久翩躚與人相習日者為田嫗傷其脛九病兩月斃惜哉因取始末作十詩將以慰其不幸云爾

野處幽獨甚千金得令威挾雲出壓網領月到柴扉縻足防颺去遮亭使學飛至今湖上路樹石亦光輝

賦鶴

渠本仙家物胡為久不安強行時塌翼欹立欲遺丹

誰療相如渴獨憐范叔寒一鳴雖确确猶自徹雲端

病鶴

共處人烟外誰期禍乃身九臯空有恨四野欲無春
華表雲應淚瑤臺月亦塵當年林處士泉下定相親

挽鶴

玉立昂藏態山中我與君幾年遊賞共一夕死生分
徐步朋嶺沼高飛遠帶雲為誰重起舞倚杖立斜曛

憶鶴 以上俱元詩選

按殷文莊祭公菜文有云憶馴鶴之朋適兮揖石
友之龍從舊志云公置奇石十每飲呼為十友秋

史濟南先正咏云丞相祠堂翠欲流雲莊十友散荒邱只餘一賦千金值零落齊州白雪樓十友即十石也白雪樓原注云文忠造白雪樓賦載歸田集中或白雪樓之訛也今歸田集不可見姑存之以俟考

硯溪村

按硯溪以松雪得名而不見於其集姑附於此

封衕硯溪村居詩結屋臨溪水悠然心自閒泉分杯底月雲共枕前山芳樹經春合幽禽薄暮還鄰人借魚網載笠款柴關 宋弼山左明詩鈔

王士正硯溪詩古人洗硯處今日尚名溪十里稻畦
合孤村蓮葉齊水鄉蝦菜足秋色蔫華低玉筋何人
志荷苔拂舊題（蕭凡續集）

孫光祀硯溪偶吟二首選得幽村遠市塵沿溪曲徑
傍流泉濛濛樹色迷還密點點山容斷復連彷彿樽
前開翠幌依稀巖半挂晴烟石坪竹塢皆堪憩金谷
何如小輞川

荷芰叢中掇一塵坐聽啼鳥間鳴泉碎雜深處萃頭
轉鷗鷺爭遊水徑迷曲沼環村明似鏡遥岑隔岸碧
如烟波光草色年年綠不減當時繪輞川（膽餘沂集）

誠悅堂

黃溍跋誠悅堂記濟南程侯子敬敭歷州縣間治行甚著既而棄官歸養其母盧陵王君吾素與侯有雅故又與侯之子益同在史館為名其所居之堂曰誠悅且作文以記之蓋治民本乎事親而悅親本乎誠身其說具於孟子之書記不釋其義而獨稱侯政事之美者因末以見其本也夫善言理者必有徵於事是以君子言貴乎有物茍徒勦取昔人之成說而侈為空言將焉用之覽此記者由其仁民愛物之功而得其誠身悅親之實斯可為知言者矣 黃文獻公集

坐城縣志卷第十五終